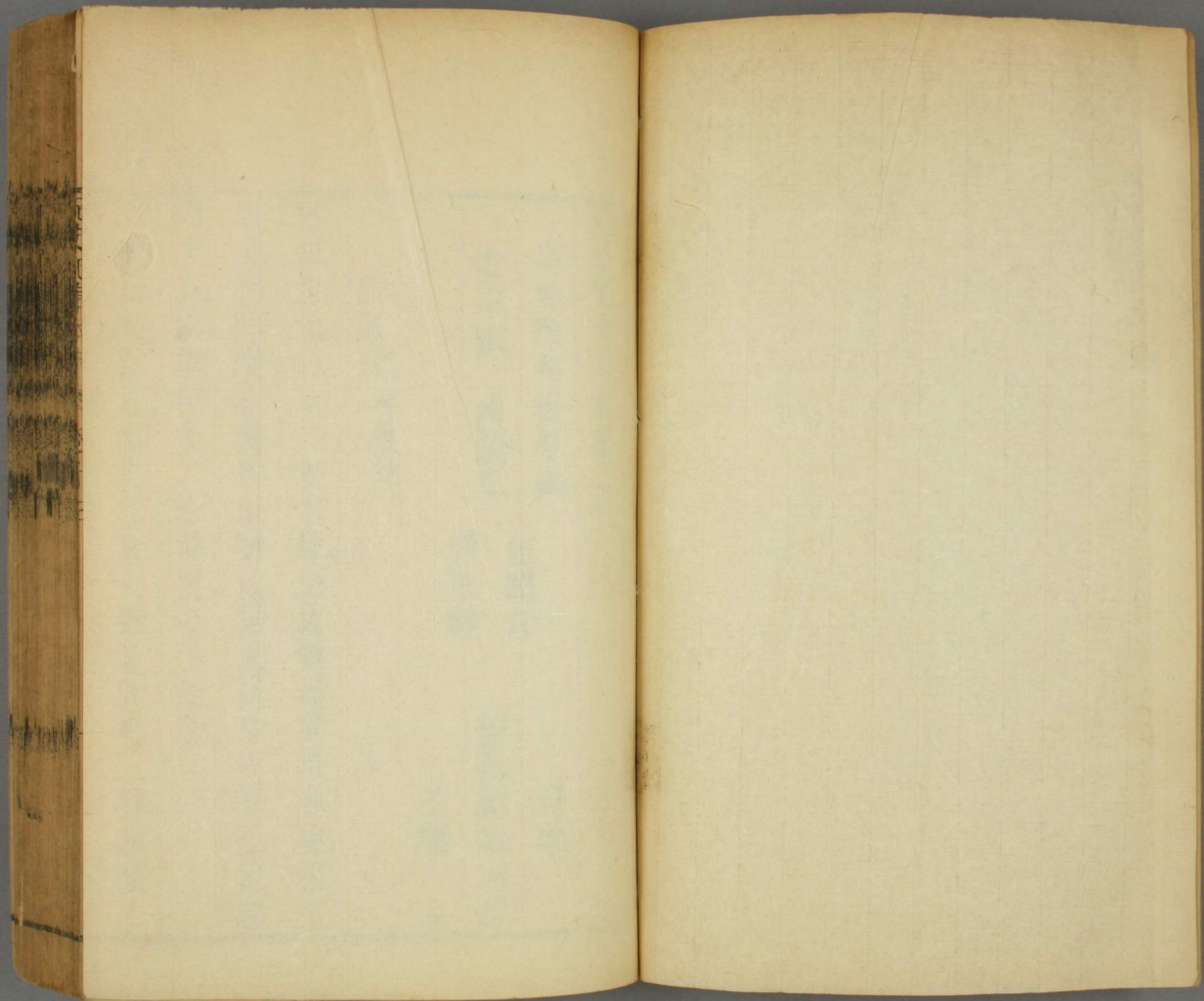




17  
271  
/6

元  
二  
完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所錄支  
有拘邪

婁東張溥論正

侄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治河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大

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

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

478  
271  
10

東去  
學

元史紀事本末

州皆被其害

尚文奏蒲口不塞便成宗不從後果如其言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嘗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

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

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二年七月汴梁等州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二州開封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五月河溢汴梁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丘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

之是月河又決汴梁。五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十月議修黃河、淮河堤堰。

五年七月，河決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太監，魯修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賈魯上修河

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脫脫從賈魯言開黃河故道

十一年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丞相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窺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三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

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爲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清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自其興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以

淮安路爲其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制河平碑旣成玄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信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

歐陽玄制河  
平碑又作至  
正河防記

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

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蕪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組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當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



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治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朔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

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楸，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鬪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竒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

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七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五十步。內朔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

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糝大綽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啣於眾眾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

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接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楸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

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歸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纏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擊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關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

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砌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砌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

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木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一岸北行河流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繩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繩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十一  
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碓之水中。又以竹繩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樑上。每繩或碓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楮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更水簾。今後復布小歸土牛白關。長稍雜以草土。以物隨宜填梁。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以次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

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亟猛疾。勢撼埽基。陷裂  
歆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  
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  
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  
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  
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  
索繫前埽埽。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  
埽。埽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  
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上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  
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  
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塲圃之  
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前埽之旁。每步置  
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  
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  
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堤長二百七十  
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  
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高丈有五尺。  
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隄

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  
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  
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  
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  
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歩稍岡至錫山縣增倍  
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歩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  
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二  
里二百五十六歩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  
六里三十歩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  
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二千八百藁秸  
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  
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  
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  
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  
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  
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鬻椽木麥楷扶椿鐵  
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  
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



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費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錠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

黃河北徙

寧民皆被害。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闕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

命都實往求河源

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闕闕，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土

潘昂霄撰河源志

蕃朶甘思西部有泉百餘泓如散渙弗可逼視方可

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

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日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

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

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

羣流奔轆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

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

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

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

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

涉

思本日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

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

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

幹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

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象舟傳髦革以

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

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

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

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

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

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一處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亦西入思今河合亦西入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跳躍而越

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

河也思本日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又兩日水南來

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共流二百餘里

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成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

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

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

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

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

入河。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梭河合。鵬梭河源自鵬梭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清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溝米站界，羌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龍河合。野龍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山，山水東南流一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徽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

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日自洮水與黃河合，又東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

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  
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  
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  
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  
一千八百餘里  
通計九千餘里

張溥曰秦亡於漁陽之戍唐亡于桂林之卒元  
亡于開河之夫論者懲紅巾而惡賈魯謂其動  
衆生亂罪與趙高虞世基等然元至至正胡運  
盡矣十世百年綱淪法斁天祿將終順帝優柔  
多慾上下無章雖享位之久幾同宋理而亡形  
之促直猶二世即使河役不興于喪亂固無補

也河源之訪始自漢張騫使西域以爲二水發  
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  
唐薛元鼎使吐蕃則云得之悶磨黎山而元世  
祖命都實者往求又云得于吐蕃朶甘思之西  
鄙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  
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  
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  
時爲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河  
源既出星宿崑崙黃河九度人人爭言要而論

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  
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  
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  
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  
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  
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於中國導地脉一也獨  
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出多洄瀦善容雖險不  
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北地泉少水落伏漕  
時河身偏束淺者可涉秋水時至百川灌輸則

西北浸潦盡奔入河無江永漢廣之蓄有懷山  
襄陵之患此古來導水者所以不言治江而言  
治河也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  
南徙東滙于梁山灤灑爲二一合南清河入于  
淮一合北清河爲濟水故道入于海蓋河與淮  
合始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  
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  
汴陳許決杞而用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興大  
役而河益南夫汴宋而上河專入海尚爲並河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州郡患况河淮合一清口又合沁泗沂而歸淮  
哉謀國者欲因水自然通河于衛而朝議急漕  
務隄使南漕雖獲安河勢愈激則猶賈魯之見  
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高安陳邦瞻原編

侄聞升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  
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  
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  
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

太祖設官甚簡



世祖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

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即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嘗職位有嘗員食有嘗祿其長則蒙古人爲

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撫使并副使

高鳴論建三省不如一省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尚書省初議三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

得人，不貴得官，不如一省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尚書省。

詔定武官承襲之制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申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

崔彧董文用議御史臺自選其屬

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嗜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請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

崔彧請增給官吏俸

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  
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  
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比聞  
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  
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  
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  
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  
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安童言近臣  
援引非類

趙天麟上策  
汰冗官帝嘉  
納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  
計張網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  
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  
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  
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  
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  
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  
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

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爲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旣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旣不遑考校、則取準于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于是雜流之人進、貨賄之竇開、遂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

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芋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

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之有也。上嘉納之。于是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張溥曰。論職官者曰。官名不正。莫甚于元。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令復立左右丞相。既立左右丞。爲正宰相。復立平章政事。何多名也。降而未流。丞相且遙授矣。卽欲治得乎。至元至大間。羣小用而尚書省建。名爲理財權。反出中書上。亦繇官名不一。人得而竊也。宋之蔡確欲專政。忌王珪爲首相。則建請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確遂

攘中書。而珪不得預。元之阿合馬。桑哥。脫虎脫等欲專政。忌安童等在中書。則請別立尚書一省。而勲舊大臣不敢問朝廷之設官務得人也。小人之欲官務自利也。得人之謀。疎嘗不如自利之謀。密人主不察而輕信之。張官置吏。徒爲小人役耳。元代官制。左右萬戶與斷事官之立。自太祖始。十路宣課司之立。自太宗始。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與寺監衛府以治內。立行省行臺宣慰廉訪與路府州縣以治外。自世祖始。

創業之初。令約事簡。二三親貴出戰入守。卽助  
爲理。久而土地漸大。軍民日衆。改玉改步。恢張  
制作。官冗吏繁。所必然也。然周人備官。末患文  
勝。秦人變之。專設爵級。以勸武力。旣併天下。罷  
侯置守。列國之盛。僅裁爲三十六郡。設太尉主  
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相。天  
地四時之官。蕩不復用。蓋至簡也。而佳兵尚刑。  
急程吏事。趙高進而二世速亡。元制法金。而晚  
參以宋。復尊蒙古。而輕漢人。南人儼然以秦自  
命。又無法焉。其命官固不足道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侄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尚書省之復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巽叅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

脫虎脫等欲復置尚書省



御史臺言不可不從

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爲之

帝並從其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旣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旣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以尚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九

月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絲綿布

從樂實言改  
浩至大銀鈔

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糴。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興販金銀銅錢絲棉布帛下海者。並禁之。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費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卽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

立資國院於大都

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並從之。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旣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

御史言銀鈔銅錢兼行不便

尚書省請兼  
中書之務

詔脫虎脫三  
寶奴盡總百  
司庶務

帝崩太子罷  
尚書省脫虎  
脫等伏誅

報 尚書省上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當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盡總百司庶務。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恪勤，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敘。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羅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孛羅忙哥、鐵木兒、濶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四月，罷行至大

楊朶兒只言  
法不當視人  
爲廢置

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俱罷。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鈔。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陳邦瞻曰。元世尚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尚書省蓋專爲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與之並哉。由元世任用勲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尚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諸勲舊束手擁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謀也。

張溥曰。宋熙寧初議行新法。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之。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屬官三司。曾布檢正中書五房。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朝臣奏請不便。羣奸卽上疏條析。莫敢難也。後復併歸中書。安石與韓絳共領。久之復置三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五  
司會計司大抵以宰相之重。筦財利之權。諛成者進。立異者黜。及惠卿安石交怨相傾。官仍不廢。而海內敝耗矣。元世祖至正八年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時宋度宗之咸淳六年天下尚。未一也。國君好利。授政僉人。逾年卽罷。併入中書。或者。有悔心焉。二十四年聽麥朮督丁言而復立。專任桑哥。行至元鈔設徵理司。鈎考嚴酷。郭佑楊居寬棄市。劉宣自殺。二十八年桑哥要束木等誅。置省始罷。論者謂朝廷誅殺。民

元史 生毒痛。未有酷于此四載者也。武宗卽位。大臣方議汰冗官。節財用。而脫虎脫等巧言熒聽。羣請復置。帝崩乃罷。雖諸奸左右任事日淺。然鑄錢而立資國院。編軍而質富民子。二載斂怨。殺身有餘矣。蒙古草創。筭賦無準。耶律楚材相太。祖建立十路課稅。括中原民戶。國用充富。征討成功。四傳而後。掎克者起。轅商君烹弘羊。害尚不救。咎言利之始。楚材獨無罪乎。抑十一而取。當日之民不病厲也。太祖輕用其民。而大業成。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世祖重用其民而世祚促民不患上用之而患上竭之為人君者亦何利于竭民哉

脈發立十祖... 良育繪突蒙古草... 幾而立資國... 諸對置帝... 女蕭太... 主毒... 此四... 左宗... 大引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侄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

許衡臨卒以不能辭官為恨

大夫聞訃皆為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衡學問始末與姚樞竇默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編

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悅，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

劉因論周邵程朱諸學所長

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三十年卒于家。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幼敏睿，及長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

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探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主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主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



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  
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  
之剛明高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  
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顛為太子諭德。顛字惟斗，  
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吏，與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  
書南山者二十年，不求進取。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  
甚眾。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  
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

書誥獻

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  
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  
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  
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  
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  
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  
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文宗天曆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為翰林院  
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

瑛于律曆有  
獨得

地河南緱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  
爲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  
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  
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曆  
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  
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  
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  
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  
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  
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  
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  
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  
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  
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  
儒所未發云

至順三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  
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  
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

英澄以斯文  
自任

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  
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  
仲尼其元。顏魯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  
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  
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  
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  
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歸。朝  
廷命有司卽其家錄所著書。置于國子監。除江西儒  
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爲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

澄尤得于邵  
堯夫陸子靜  
之學

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  
笈來學。山中者嘗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  
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  
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  
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敘。尤  
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授定皇極經世書。又授  
正老子莊子大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  
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  
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

公謚文正

陳櫟學宗朱熹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  
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  
學以朱熹氏為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  
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  
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為定宇先生至是  
卒年八十三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  
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  
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

櫟卒揭傒斯  
志其墓與吳  
澄並稱

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  
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  
櫟同郡胡一桂胡炳一桂字庭方婺源人初德興  
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榦一  
桂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  
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  
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  
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炳字仲虎亦以易  
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

胡炳深于朱  
熹四書辨明  
餘于饒魯之  
學

許觥妻陶氏  
授子謙以孝  
經論語

金履祥告謙  
以理一分殊  
之學

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正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已而學焉履

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為已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履祥沒謙益加充闡自得者為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

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已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淞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于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王禕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栢氏栢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遠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正適

亦何其一出乎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學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于一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卽其所以有功于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旣久又爲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旣乃盡悟夫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

李洞請爲澤  
弟子不許

趙汭爲澤高  
弟

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  
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  
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  
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爲弟子授  
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  
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  
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嘆  
息而去或問澤自悶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  
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汭  
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張溥曰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  
姚樞竇默也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有容  
城劉因成宗時有蘭谿金履祥奉元蕭燾緱山  
杜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  
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  
學修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于  
儒林入裸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衡與澄並官  
國子祭酒教授諸生四方誦法雖難進易退萬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乘○賓○禮○而○朱○紱○降○志○易○簣○懷○慚○履○祥○等○獨○布○衣○  
終○身○沒○稱○處○士○尤○白○茅○無○咎○浩○然○天○地○者○哉○隋○  
文○帝○仁○壽○中○王○通○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既○  
知○覺○生○蕭○墻○卽○歸○不○起○大○就○六○經○晉○桓○溫○伐○秦○  
入○關○王○猛○被○褐○上○謁○署○爲○軍○謀○祭○酒○猛○欲○與○俱○  
還○其○師○止○之○後○乃○事○苻○堅○丈○夫○蘊○義○博○聞○雲○蒸○  
豹○變○所○自○有○也○六○合○橫○流○託○身○靡○所○非○攘○袂○奮○  
決○卽○退○而○著○書○然○爲○通○者○其○嘗○爲○猛○者○其○變○也○  
許○衡○生○宋○元○之○際○擇○主○未○審○學○本○太○原○而○迹○隣○

北○海○低○頭○就○之○得○無○有○所○未○足○乎○然○世○祖○開○府○  
延○訪○四○出○巨○儒○碩○士○弓○旌○賁○野○苟○不○與○文○謝○同○  
游○地○下○儒○冠○委○蛇○或○所○不○免○久○而○黍○離○之○悲○漸○  
微○下○車○之○求○不○至○巖○阿○肥○遁○守○貞○自○如○論○隱○于○  
至○元○難○論○隱○于○大○德○易○夫○亦○各○有○時○也○衡○斥○佛○  
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  
百○年○徒○爲○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英○宗○粉○黃○金○  
爲○泥○書○佛○經○薦○福○命○澄○作○序○澄○以○爲○福○田○利○益○  
彼○教○不○言○况○儒○臣○乎○持○不○進○二○賢○明○道○得○君○言○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宜信用。而西城帝師橫行天下。膜拜成風。淫污蔽路。謂元尚儒。徒虛語耳。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郭守敬授時曆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曆。先是至元初。劉秉忠言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十三年。江南略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議改修新曆。立局以

元史卷一百一十七  
一  
庀事詔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預焉守敬乃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塏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旣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侶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

之正圓莫如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用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

郭守敬造儀表式上進請

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

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

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  
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  
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  
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  
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  
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  
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  
度太十七年新曆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  
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  
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  
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  
百三十一年鐳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  
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  
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  
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  
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

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  
逆又三十三年，錙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  
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採舊儀，始用定朔，  
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  
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  
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  
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  
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  
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  
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唯我聖朝  
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  
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  
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  
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  
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  
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  
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  
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曆十八刻，遠

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日歲餘自鎔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日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日二十八宿距

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闕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塚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象年實測。



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曆，賜名授時，於是曆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

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爲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且詳，今且九十

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  
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  
爲儀。但用天嘗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  
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闈同結環距  
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  
度。分之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  
寸。千里爲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  
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  
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  
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張溥曰。西漢之三統。東漢之四分。劉洪之乾象。  
楊偉之景初。姜岌之三統甲子。何承天之元嘉。  
祖冲之之大明。張胄玄之大業。劉焯之七曜傳。  
仁均之戊寅。李淳風之麟德。一行之大衍。徐昂  
之宣明。邊岡之崇玄。王朴之欽天。周琮之明天。  
姚舜輔之紀元。皆曆家傑然者也。而漢太初以  
鐘律。唐太衍以著策。尤稱絕倫。至郭守敬授時  
曆出。則更度越矣。守敬生有異操。大父榮通五

經精於筭數水利。使之從劉秉忠學。巧思天縱。史所紀水利六事。曆書考正七事。創法五事。固絕學也。顧其曆莫長于晷景。堯布曆象。舜在璣衡。周公度日景。置五表。以穎川陽城一表爲中。漢人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昭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于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則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矣。渾天六合。三辰四游。儀表之最密者也。獨守敬表式。五倍於舊。簡仰諸儀。世共神之。究其要。莫先于考測。考測者何。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以今曆與古曆比。而疎密見也。曆家之傳。學悟各出。或悟之于月行。或悟之于日食。或悟之于交食。或悟之于食衝。或悟之于朔望。及弦。或悟之于極星。或悟之于日月交道。或悟之于五星。或悟之于黃道。或悟之于進朔。或悟之于朔大小。或悟之于日食氣刻時。或悟之于五星遲疾。或悟之于日法積年。或悟之于食餘。前法屢改。則後悟日新。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總其大端無過唐之置閏漢之歲差耳天運可  
驗以日月交食爲著交食不爽以朔望有定爲  
準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準則天運  
之先後具見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  
爲合以驗天蔡邕曰籌筭爲本天文爲驗守敬  
蓋得其說而致精者也經曰七十年而差一度  
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授時曆法以元之至元辛  
巳爲曆元年遠數盈天度漸差起而修之筭多  
差少後必有賢於守敬者惟得大儒在位如能  
明曆理之揚雄善立歲差之邵雍爲之折衷則  
其學顯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高安陳邦瞻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其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答兒麻八刺乞列  
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  
佐國主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  
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

八思巴製蒙  
古新字

八思巴死詔  
贈帝師其弟  
亦憐真嗣

耶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卽位尊爲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

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答兒麻八刺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爲嗣終元世無改焉

文宗天曆二年帝師輩真吃刺思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術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

帝命大臣郊  
迎真吃刺思  
惟孛術魯翀  
不爲禮

世祖設帝師  
以理西域

俗獷好鬪，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

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疋。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十遂尚公

泰定間帝師  
兄瑣南藏十  
尚公主封白  
蘭王

世祖用楊璉  
真加為江南  
釋教總統發  
掘故宋陵墓

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徒司空  
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  
日新月盛氣燄薰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  
璉真加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  
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十所  
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  
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  
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  
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

開元寺僧擅  
毀李壁

僧龔柯等歐  
王妃詔不問

仁宗為太子  
時奏寢歐詈  
西僧截手斷  
舌之令

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  
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  
府隔案引壁髮摔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  
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  
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挺  
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  
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  
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



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更乞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

李昌請更正  
僧人給驛法  
不報

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嘗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祖編曰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十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喀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

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搆思江  
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搆華言  
昌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靜華言  
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  
朶四華言至尊太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刺  
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  
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五護  
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  
若經也有曰撒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濶兒  
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八迷屯華言無  
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  
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  
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  
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  
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  
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  
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  
內庭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

阿里別沙兒  
等假功德司  
以道誅

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間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叅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寅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張溥曰漢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祠甘泉成帝命劉向較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中國經像所繇來也明帝聘求西域本義戒行石虎苻姚之世異僧踵集經綸彌廣逮梁武滅齊受戒捨身銅秦武后誅鋤唐室造寺施經身

行弑逆而口談清淨內懷誅屠而外託慈忍借  
五宗之教文天下之惡惑且悖未有太焉宋代  
崇儒佛老頗詘王安石著字說而禍熙寧邢恕  
楊畏明禪學而攻元祐浮屠亂真君子所惡也  
元起朔方崇尚緇釋世祖平西域混六合錫八  
思巴以殊號寵楊璉真加爲總統勝國故宮毀  
成梵刹山林珠玉發露無遺賊猶溫韜尊逾孔  
子開基爽德後嗣何觀白雲宗立而民田半空  
功德司立而大辟盡追圓符馳路美女充堂撻  
留守歐王妃代歷六君莫敢問也順帝在位日  
久哈麻秃魯帖木兒等薦僧結媚西天演揲西  
番秘密二法並進遂男女同宮君臣爲謔迄至  
正而國亡佛之流失何至是極哉秦二世之立  
也曰人生世間猶譬六驥過決隙悉耳目窮心  
志惟恐其不及也而趙高得售其奸伽璘真等  
之說人主也曰人生幾何當受秘密大喜樂禪  
定而順帝遂忘有天下小人惑君必導以多欲  
株林夏南詩戒之矣無如一入其中卽沒而不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出也。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則退之，夷而中國則進之。元之奉佛，蓋夷俗也。混一既成，則當進而中國矣。帝師佛子，何紛紛為秦不變刑。元不變佛，彼皆守夷狄之教，以御中國之人，是以不能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侄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武仁授受之際

命海山出鎮漠北

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寧王海山出鎮漠北。

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母曰弘吉剌氏，同母弟

曰愛育黎拔力八達

成宗不豫，皇后出愛育黎

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十月，帝不豫，皇后

成宗 武宗  
英宗 泰定帝  
文宗 寧宗

拔力八達母  
子居懷州  
太子德壽卒

秉政詔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弘吉刺氏出居懷州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十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殿皇后卜魯罕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

帝崩后與阿  
忽台等謀立  
安西王拒海  
山哈刺哈孫  
不從遣使迎  
愛育黎拔力

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

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  
耐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太嘗卿田忠良博士張昇  
○制耐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  
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  
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  
時右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  
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  
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亟還報復遣  
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愛育黎拔力

八達疑未行其傳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  
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  
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  
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  
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  
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  
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爾而決第云  
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  
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

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愛  
育黎拔力八達曰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  
丈夫不備嘗艱難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  
叟綾一匹慰遣之 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  
大都與母弘吉刺氏入內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  
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  
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聞之夜遣人啓愛育黎  
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  
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反詣諸

愛育黎拔力  
八達至大都  
哈刺哈孫請  
誅阿忽台等  
監國以待海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王禿刺定計囊加反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  
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并諸王  
明里帖木兒執之鞫問詞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  
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濶濶出牙忽都進  
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  
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奸人潛結宮闈  
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耶懷寧  
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  
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叅知政

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旣而曰執政  
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  
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五月乙丑  
懷寧王海山至大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  
林諸王勲戚合詞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侯宗  
戚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旣平內難其母弘吉  
刺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  
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胤次居  
長王命之言茫然難信設我卽位後所爲上合天心

弘吉刺妃欲  
海山讓位海  
山使康里脫  
脫致言乃止



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徊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愆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

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具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卽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卽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甲申懷寧王卽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宿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

殺成宗后及  
安西王等

海山即位立  
愛育黎拔力  
八達爲太子

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  
以寧遽聞宮車晏駕廼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  
定策于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  
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  
上京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爲不軌  
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  
天罰內難旣平神器不可以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  
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八日卽皇  
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

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  
爲皇太后加哈刺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  
太尉以塔刺海爲丞相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  
並平章事六月立弟愛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  
受金寶七月封禿刺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  
孫爲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魯台有勇  
力人莫能近禿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  
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刺疏屬  
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刺因譖于

封禿刺爲越  
王哈刺哈孫  
爭之被譖左  
遷

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爲  
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  
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  
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  
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  
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  
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  
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

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  
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于彥博者勿啓  
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  
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  
耳太子深然其言

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  
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  
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  
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

帝以太子言  
徵李孟爲執  
政

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權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卽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于玉德殿。三月庚寅，皇太子卽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托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曾未踰月，授

武宗崩太子卽位

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

李邦寧謀建太子武宗不悅

元史紀事本末 卷十九  
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張溥曰：成宗鐵木耳，故太子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兄順宗答剌麻八剌子也。真金仁孝恭儉，中外繫心南臺御史欲請內禪，世祖震怒。真金憂卒，長子甘麻剌與成宗同母，嫡孫當立。顧以至元三十年，世祖詔授成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明年宮

車晏駕，拱手遜弟，退就藩列。四閱月而成宗位。定善讓之風，庶幾吳泰伯漢東海矣。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鎮漠北。九年夏六月，立子德壽爲太子。秋七月，命仁宗居懷州。冬十二月，太子卒。成宗之遠兄子，欲安已子也。其子旣薨，有天下者非兄子而誰？帝不早建，而大行忽崩，二心之臣始得而間之矣。安西王阿難荅本忙哥刺子，世祖庶孫也。屬遠親，殺次不當立。阿忽台等與成后伯岳吾氏交比，召至京師，謀令攝政。將欲

使位禪非次。政繇女主。順宗二子。蔑如無有也。哈刺哈孫。忠愛社稷。謹守宮掖。漠北懷州。二使並發。李孟贊決仁宗道近先至。遂鎮上都。執奸黨大臣定絳侯之謀。藩傅奮宋昌之斷。清宮掃禁。寧患無朱虛東牟哉。順宗后弘吉刺氏。誕育武仁。情無二視。惑於陰陽。云重光有災。旃蒙長久。欲使兄讓弟。阿沙不花康里脫脫彌縫其間。后意乃決。於是武宗正位。三宮協和。立四年崩。而後致位于仁宗。弟監國以待兄。兄舍子而與弟授受之。順古未有也。史言至大之朝。糝政不少。馬謀沙角觝也。沙的等伶官也。而並授平章。教瓦班髡也。而翰林學士李邦寧闢也。而司徒兼相脫脫虎等興利封公。鄭阿兒思蘭無罪棄市。築呼鷹之臺。求沉檀之木。西僧犯法。虎符致珍。頗傷盛治。獨友于性成。不私天下。較之曹丕。蕭繹。開釁唐棣。其亦夷狄之有不如諸夏之無者哉。甘麻刺仁厚自守。卒于晉邸。長子泰定帝。卽位。追尊祔享。廟號顯宗。意者讓國之報歟。

弟授受之順古未有也。史言至大之朝。糝政不少。馬謀沙角觝也。沙的等伶官也。而並授平章。教瓦班髡也。而翰林學士李邦寧闢也。而司徒兼相脫脫虎等興利封公。鄭阿兒思蘭無罪棄市。築呼鷹之臺。求沉檀之木。西僧犯法。虎符致珍。頗傷盛治。獨友于性成。不私天下。較之曹丕。蕭繹。開釁唐棣。其亦夷狄之有不如諸夏之無者哉。甘麻刺仁厚自守。卒于晉邸。長子泰定帝。卽位。追尊祔享。廟號顯宗。意者讓國之報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高安陳邦瞻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侄聞升

男永錫

日瑞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鐵木迭兒之奸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  
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免  
先是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

尚書省奏鉄木迭兒離職之罪皇太后赦之

鐵木迭兒以病免

合散舉鐵木迭兒為右相

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事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踰月帝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時右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勲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合散為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言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

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以足用又江南田糧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勢豪毋得阻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為甚明年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三年三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為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

張珪劾鐵木迭兒太后杖之



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楊朶兒只與蕭拜住賀勝奏鐵木迭兒罪惡帝但罷其相位

四年六月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

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阿合馬桑哥上四方憤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朶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朶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為集賢學士

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復起為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

鐵木迭兒復起趙世延極論不聽

仁宗崩鉄木迭兒復相遂殺蕭拜住楊朶兒只

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鉄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

二月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鉄木迭兒

既相以二人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遂以太后旨召

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秃秃哈

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

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爾豈有今日耶鉄木迭

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

備員風憲爲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慙俯首鉄木迭兒

卽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殺之並籍

苜蓿

張思明規鉄木迭兒報復

其家是日風霾晦暝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後欲

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鉄

木迭兒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

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

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

也衆皆危之鉄木迭兒稍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三月大子卽位鉄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師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

鉄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

鐵木迭兒殺  
賀伯顏

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五月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省臺諸臣帝不允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

下趙世延獄

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英宗任拜住  
鐵木迭兒快  
快而死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鐵木迭兒死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左丞相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於范陽將復涖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死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折毀所立碑并追奪

蓋繼元宋翼  
請追奪鐵木  
迭兒罪

官爵籍没其家

張溥曰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至元之蠹也鐵木迭兒皇慶延祐之蠹也燕帖木兒至順之蠹也伯顏哈麻搠思監元統以來之蠹也羣蠹害政或竄或誅考終者少獨鐵木迭兒太師再相權寵終身燕帖木兒總政專國淫樂及死雖蓋棺罪顯不免刑章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公憤所結不能不與李林甫秦檜二賊同恨也燕帖木兒者固欽蔡氏武宗鎮朔方以宿衛得幸乘泰

定之崩擁立文宗倒刺沙梁王王禪等舉兵相向敗績被誅謀先定策身兼血戰絳侯博陸謂莫予勞泰定之后取爲夫人文宗之子養於私家男則帝兒女則帝后熏赫旣極身死難作唐其勢謀叛家族破滅延及惠后名惡不可居勢重不可反一傳而敗得禍猶晚鐵木迭兒則辟陽賤臣功無尺寸太皇太后崩始議追奪緩誅益甚矣北魏宣武寵胡克華立其子翊而不忍殺也後爲太后稱制嬖鄭儼徐紇殺元乂宣淫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六  
蠱政帝翊不堪。詔爾朱榮至京師。謀洩。遇鳩。榮  
遂稱兵。洛陽大亂。魏分爲二。順后不制。幾同胡  
靈鐵木迭兒之奸。亦類儼紇。天下幸無患者。主  
權尚握。元凶早逝。爾然燕帖木兒。心乎文宗。欲  
立燕帖古思。順帝乃明宗之子。非所樂奉也。燕  
帖木兒死。然後正位。雖納其女。竊心啣之。伯顏  
等因勢搆郤。斬戮立盡。英宗素不悅鐵木迭兒。  
其黨鐵失弒之。泰定以晉邲鎮北邊。爲諸王所  
立。感買奴之言。始行義殺於鐵木迭兒。固無怨  
也。痛發於傷心者。禍害必深。義激於好名者。報  
復嘗淺。賊臣當此。亦有幸不幸存其間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侄聞升

婁東張溥論正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晉邸之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

英宗明斷鐵  
失與也先鐵  
木兒等弑之  
并殺拜住

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  
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  
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  
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  
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  
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  
卧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  
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  
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

代帝曰無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  
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  
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  
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  
構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  
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  
孫晉王甘麻刺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  
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  
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

按梯不花等  
迎晉王也孫  
鐵木兒于北  
邊

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爾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別遣列迷失赴上京，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弒。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九月晉王卽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倒刺沙爲中書平章政

晉王卽位買  
奴密請誅元  
凶

事。鐵失知樞密院事時，諸王買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帝深然之。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卽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禿滿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爲中書右丞相，紐澤爲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爲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十一月帝至大都。十二月御史臺經歷朶兒只斑、御史撒兒塔罕



趙成慶等請  
誅鎖南等

流月魯等

旭邁傑等請  
封買奴為泰  
寧王

兀都蠻郭野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於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久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散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流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于孛羅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時旭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匿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

倒次沙等以  
討逆進官

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三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 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為左丞相紐澤鎖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 詔改明年元為泰定

張溥曰英宗在位三年剛明圖治惟觀音保等之死一事失德其他書史冊者若免民租罷金銀冶減海運糧行助役法卹孔氏子孫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皆善政也南坡駐蹕鐵失行逆

年僅二十一而遇弒。天下哀之。然推尋禍本。不能不咎太皇太后也。太后順宗正妃。體誕二聖。成宗之世。出居懷州。武宗卽位。始上尊號。建興聖宮。更歷仁英。冊寶益隆。二子一孫。皆爲天子。而太后優游三朝。御殿受賀。太陰沙麓異世。協慶。豈非后妃之極遇哉。乃東朝旣正。淫恣無忌。內則黑驢母亦烈姦。八用事。外則幸臣失以門紐。隣及時宰鐵木迭兒相率爲奸。三主當陽。而母后不制。做笥在梁。言之醜矣。鐵木迭兒於武

宗之世。擅離雲南。竟赴京師。尚書省奏行詰問。太后庇之。遽令還職。仁宗御極。與完澤李孟更張庶務。罷迭兒勿用。未幾旋進右相。張珪直言。太后杖責。逐出國門。延祐四年。蕭拜住楊朵兒只糾正其罪。迭兒懼匿后宮。帝重違太后意。僅罷相位。逾二年復拜太子太師。明年帝崩。再正相位。首殺蕭楊。英宗稟王母之命。心雖弗善。不敢不任也。後漸疎遠。怏怏而死。太后亦崩。始削奪官爵。窮竟黨與。鐵失等爲彼腹心。內不自安。

遂手弑帝。雖置賊肘腋。驅除不早。帝計誠失。顧羣奸無上。內外盤固。繇來者漸。不可謂非太后釀成也。仁宗崩時。太后屬意明宗。羣臣不聽。擁立英宗。太後來賀。帝色不悅。卽退。悔曰。我不擬養此兒。飲恨成疾。彼之忌帝。奸黨必與聞之矣。唐武后死。而三思尚存。則其黨弑中宗。弘吉刺太后與鐵木迭兒死。而鐵失尚存。則其黨弑英宗。除惡不盡。害同養虎。自古而然。但中宗庸奴自斃。英宗強陽致疾。賢不肖相去則遠耳。

終卷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三帝之立

明宗順帝文宗

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球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旣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球。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大弟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

三寶奴勸立和世球。康里脫脫爭之。

鐵木迭兒請立皇子碩德八刺又諸和世球出鎮雲南

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侄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刺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諸和世球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三年三月置周王嘗侍府官屬以秃忽魯幹耳朶尚家奴孛羅教化等為之十一月周王和世球次延安其臣秃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目沙不丁哈八兒秃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

教化與阿思罕懷憤發兵塔察兒脫歡襲殺之和世球遂北行

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構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為太師鐵木迭兒奪其位出之為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和世球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和世球至咸率眾來附和世球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札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

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遷圖帖睦爾于瓊州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二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十月封圖帖睦爾爲懷王居建康

致和九年九月文宗天曆元年三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七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稱爲泰定帝

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于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

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謚  
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  
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初帝由晉邸立而和世琜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  
人心念之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武宗寵  
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禿等陰  
圖其事至是帝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  
政事烏伯都刺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 八月  
甲午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倫

泰定帝崩燕  
帖木兒謀立  
武宗二子囚  
烏伯都刺等  
迎圖帖睦爾  
于江陵

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  
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烏  
伯都刺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朶朶參政  
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丘世傑太  
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  
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  
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  
左丞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  
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隘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

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琜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叅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 己亥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 癸卯伯顏殺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

圖帖睦爾發江陵

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帳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叅政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孛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疋 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台矯爲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行聞者皆悅懷

倒次沙殺滿  
秃

王命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已酉丞相倒次沙殺諸王滿秃於上都。滿秃時與阿馬刺台宗正札魯忽赤濶濶出平章買闡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嘗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附燕帖木兒事覺被殺。庚戌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阿不海牙為河南行省平章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乙卯脫脫木爾及上都

圖帖睦爾入  
京師

諸王失刺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欽察于陣。禽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刺敗走。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以明里董阿濶濶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闡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黑漢謀附上都坐棄市。是月倒刺沙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入為帝于上都。年九歲。改元天順。九月庚申

倒刺沙立泰  
定帝子于上  
都



燕帖木兒敗上都兵

朔燕帖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都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迫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帖木兒脫木赤于陀羅臺執之歸于京師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語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召燕帖木兒赴闕

燕帖木兒請圖帖睦爾即位

殺兀伯都刺等

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天下巴已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引兵入崞州遣撒敦拒遼東兵于薊州東流沙河阿兀刺守居庸關以也速台兒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大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辛未殺兀伯都刺流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

圖帖睦爾即  
位于大都

歡等于遠州並籍其家。壬申懷王即皇帝位于大  
都。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  
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  
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  
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  
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  
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  
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  
父之故，順承惟謹。丁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次沙

兀伯都刺等專權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  
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  
操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  
協謀推戴，屬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  
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  
周王遠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  
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  
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  
年爲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

帖木兒  
必捷六勇

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墮大業，是以勉狗輿情，尚  
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與，輯寧億兆，以成治功。  
咨爾多方，體予至意。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

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木

兒軍次三河。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

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丁丑燕帖木兒來見

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帝

即日還宮。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

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敕帖木兒指揮使

忽都帖木兒復以兵會王禪來戰，又敗之。辛巳燕

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敗之。明日大霧

王禪等遁崑山，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

浮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

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

諭燕帖木兒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

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

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

一失利，悔將何及。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

燕帖木兒大  
敗上都軍王  
禪等遁

潰其知樞密院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遣  
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  
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政事  
蒙古塔失帖木兒等殺之飛校降者萬人餘軍奔竄  
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兵戰薊  
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  
兵拒之令京城召募壯丁乘城拒守 戊子上都諸  
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

燕帖木兒敗  
遼東軍

之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而遁河東官吏皆棄城走  
十月己丑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  
遣脫脫木將兵四千西援紫荆關 癸巳上都諸王  
忽刺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湯翟王太平國  
王朶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  
餘皆宵遁 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  
良鄉時諸將與忽刺台阿刺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  
聲言燕帖木兒大軍至敵兵皆遁 丙申中書省臣  
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次沙之言

月魯帖木兒  
等圍上都倒  
次沙等出降  
阿刺吉八不  
知所終

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神武，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塔失等。既已明正典刑，宣傳首四方，以示眾從之。戊戌，諸將追阿刺帖木兒等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刺沙等奉皇帝璽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為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刺吉八不知所終。

丘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其麻刺之長子。於屬為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為鐵失所弑，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據，則非其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刺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木兒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繇，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弑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昌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

遷泰定后于  
安東州  
遣使迎和世  
疎于漠北  
殺倒次沙等

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分遣使者  
檄行省內郡罷兵 甲寅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

八刺失里送京師初八刺失里及趙王馬札罕諸王  
忽刺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

邑至是被執十一月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

鐵木兒以軍降 甲子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

檄罷兵乃解去 甲戌遷泰定后雍吉刺氏于安東

州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疎于漠北 癸未倒

刺沙王禪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等俱

棄市 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迎周

王時諸王皆勸周王南遷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

察阿台元帥朶剌捏等咸率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

奴哈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

二年正月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還

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班刺奉金帛以往

乙丑復遣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迎周王 壬午周

王遣孛羅至京師 乙酉撒迪等見周王於行幄勸

進 丙戌周王即皇帝位于和寧之北遣撒迪還京

和世疎即帝  
位于和寧之  
北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

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人聞北使至皆歡呼曰吾天子真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二月辛卯立妃弘吉刺氏為皇后辛亥帝勅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羣臣曰撒廸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勅後凡銓選其詣大兄行在以聞三月辛酉帝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行在

寺和世

所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禿為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孛羅為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

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切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亦宜以聞朕不爾責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為皇太子已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璘帖木兒覲于行在乙亥行在勅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

和世疎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故太子寶不知所在乃命更鑄之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行在六月丁亥行在次坤都也不速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庚戌皇太子次于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禿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八月乙酉行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庚寅帝暴崩于行在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帖木兒以行在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

行在次于王忽察都太子入見帝暴崩廟號明宗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卽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太子復卽位于上都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巳亥皇太子復卽位于上都大赦天下以伯顏爲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平章政事朶兒爲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叅

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

脫並御史大夫九月丁巳帝還大都十月丙申

上太行皇帝尊謚廟號明宗

至順元年三月封皇子阿刺忒納答刺爲燕王四

月皇后弘吉刺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五月廢明

宗子妥懽帖睦爾時帝將立其子阿刺忒納答刺爲

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

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隣帖木兒

奎文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

皇后殺明宗

廢明宗子妥懽帖睦爾立燕王爲太子旋卒

又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十二月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

二年正月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八月詔太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為子。

三年八月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十月庚子鄜王懿璘質班即皇帝位。王明宗第二子也。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立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鄜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十一月

文宗崩寧宗  
懿璘質班立  
旋薨燕帖木  
兒請立燕帖  
古思后不從  
迎立妥懽帖  
睦爾

戊寅尊皇后為皇太后。壬辰鄜王薨。廟號寧宗。

皇太后遣右丞濶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初妥懽帖睦爾既廢徙高麗。使居大青島。後又徙靜江。至是鄜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濶里吉思往迎之。」

三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

燕帖木兒取  
泰定后為夫  
人後以淫死

妥懽帖木爾  
即帝位于上  
都立伯牙吾  
氏爲后

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  
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  
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六月己巳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  
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  
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  
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  
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  
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與燕帖

馬祖常諷虞  
集謝病歸

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九月立燕帖木兒女伯牙  
吾氏爲皇后 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  
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  
祖嘗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嘗命集書  
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嘗以此諷集使去集乃謝病  
歸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  
豈由彼書生耶不問

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勢伏誅遂殺皇后伯  
牙吾氏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時右丞相伯顏獨秉

唐其勢謀亂  
伯顏殺之併  
弑皇后

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  
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隣答里潛蓄異心謀立  
諸王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隣答里不至鄰王撒撒  
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  
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答刺海時答刺  
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  
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  
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于開平民  
舍寃火帖木兒亦自殺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

帖木兒嘗有勞依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  
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朕燕帖木兒  
貪利芻蕘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  
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旣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  
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  
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等相襲用事交通宗王寃火帖  
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  
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  
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

寶俾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爲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爲武宗捍禦北邊翊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勅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大赦天下八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安置放燕吉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帝升遐太后惑于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

廢文宗廟主  
遷太皇太后  
于東安州放  
燕帖古思于  
高麗

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土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嫌則殺也牙里以杜口上天不祐遂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

崔敬請迎歸  
太后母子不  
報尋遇害

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  
太嘗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太皇  
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  
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  
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  
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  
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  
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方在襁褓。未有知識。義  
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不  
報。未幾太后殂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張溥曰。泰定帝即位之元年。即立子阿速吉入  
為皇太子。四年帝崩于上都。太子繼立。正也。燕  
帖木兒懷武宗舊恩。妄生異謀。迎立其二子。文  
宗圖帖睦爾自江陵先發。竟入京師。治兵相攻。  
忠義屠戮。遂襲尊位。陷上都。太子不知所終。乃  
走使漠北。奉迎勸進。明宗和世球至和寧之北。  
竟即帝位。立文宗為太子。次旺察忽都。文宗入  
見。明宗暴崩。文帝始願。豈不謂吾弟孝友。先驅

奉璽猶之懷寧入而仁宗避。無庸南向讓。三北  
向讓再竟不知其愚而蹈死也。然爲文宗者則  
甚矣。國有君而逐之。兄旣立而弑之。亂賊之事  
一已不堪。其可再乎。燕帖木兒外託哈刺李孟  
之名而內行送兒鐵失之詐。始讎泰定而迎二  
王。繼助文宗以戕明宗。弑立大故。反覆奕碁。直  
卓操耳。何平勃爲。至順元年春。立明宗子懿璘  
質班爲郕王。冬立燕王阿剌忒納荅刺爲太子。  
二年春正月。太子卽薨。詔皇子出居燕帖木兒

家。道人寄養。漢后貽譏。胡人不學。寧知殷鑒。及  
帝不豫。后立郕王。郕王遽薨。又立妥懽帖睦爾。  
揆以嘗情。明宗帝兄。其子猶帝子也。文宗旣弑。  
明宗其子卽帝讎也。殺其父立其讎。文后獨不  
爲身計乎。或者庚寅之變。倉卒事秘。后實不聞。  
帝與國人亦交隱焉。久而莫問也。燕帖木兒不  
悅。順帝遷延數月。身死而後。帝得卽位。內外保  
護。莫非太后之力。至元六年。驟行遷殺。遂至上  
廢廟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仁。喋血門內。太后當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此亦將悔不從燕太師言蚤立已子乎然積憾  
不○珍○則○皆○仁○宗○爲○備○也○仁○宗○受○命○武○宗○約○萬○歲  
之○後○傳○位○其○子○忽○納○鐵○木○迭○兒○等○邪○說○立○明○宗  
爲○周○王○出○鎮○雲○南○致○逃○漠○北○易○世○無○幾○大○難○數  
作○英○宗○弒○而○泰○定○乘○虛○泰○定○崩○而○明○文○爭○立○文  
宗○崩○而○順○帝○報○復○自○至○治○之○末○迄○至○元○之○初○震  
器○天○柝○骨○肉○誅○夷○禍○無○虛○載○天○人○並○怨○孰○非○延  
祐○一○君○所○貽○哉○且○武○仁○授○受○天○顯○無○間○後○人○莫  
能○繼○述○武○宗○殺○成○后○文○后○卽○效○之○而○殺○明○后○仁  
宗○背○武○宗○文○宗○卽○效○之○而○弒○明○宗○凡○人○從○善○難  
而○從○惡○易○作○法○者○尤○不○可○不○慎○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脫脫之貶 哈麻附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

脫脫欲圖伯  
顏吳直方勸  
決之帝遂與  
定謀驅逐

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刺班同侍禁近實屬  
意脫脫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  
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  
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  
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  
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  
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大  
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  
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

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  
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悉其心  
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構陷郟王徹  
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宣讓威順二王  
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  
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  
曰阿魯及脫脫水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  
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  
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

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衛兵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

左丞相命平章事，只兒瓦反，賫赴柳林。黎明，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陞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有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慙色。以馬札兒台爲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詔脫脫之外，諸侯王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十月，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爲太師。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旣秉政，悉更伯顏所行。復

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雪剡王之寃召還宣讓威  
順二王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焉。

至正三年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

四年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爲中書右丞相脫脫固  
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  
脫爲鄭王

七年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于西寧時阿  
魯圖罷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馬札兒台

馬札兒台爲  
別兒怯不花  
譖罷脫脫請  
與俱行

故有是詔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  
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  
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其肅馬札  
兒台尋卒

脫脫復相聽  
汝中栢譖欲  
害太平其母  
力止之

九年七月復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初馬札兒台卒  
左丞相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爲之  
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脫脫不知太平之有德于  
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叅政  
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

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殺。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不出。

十二年八月，脫脫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荅刺罕太傅右

脫脫破李二于徐州

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脫脫尋破賊于徐州，即軍中加拜太師，趣還朝。先是，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出師討劉福通，駐沙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僧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為湖廣平章，而盡出文等，由是人不敢言事。汝中栢等復言于脫脫曰：「不殺朶兒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復遣助教完

汝中栢等勸脫脫殺朶兒直班

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謂人曰：「平章國家耆勲，舊德，吾苟害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兒直班竟卒于黃州。

十三年正月，以哈麻爲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爲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上前營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脫脫薦用哈麻

十四年九月，脫脫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于高郵城外。十二月，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于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已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紀綱之政不修。

汝中栢構哈麻脫脫有隙  
哈麻遂嗾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脫脫

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秦不花月濶察兒雪雪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受詔。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濶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

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竄脫脫于雲南

十五年三月竄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旣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尤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十二月哈麻矯詔殺脫脫于雲南。脫脫旣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詞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鳩。遂卒。年四十二。史

哈麻矯詔殺脫脫

太平韓嘉訥  
幹勒海壽以  
劾哈麻被謫

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于羣小急復私怨君子病焉。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嬖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卽喫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太平爲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納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

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寧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寧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訥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秃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

哈麻進西天  
僧秃魯帖木  
兒進西番僧  
皆以房術媚  
帝



波廸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太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

順帝君臣宣淫

餘不與。又爲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萱卽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然欲去之。未能也。哈麻旣譖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旣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耻。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

哈麻欲除禿魯帖木兒語泄被間搆思監等劾其兄弟杖死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則已必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太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搆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張溥曰。唐其勢用。而伯顏殺之。伯顏用。而脫脫逐之。脫脫用。而哈麻殺之。哈麻雪雪用。而禿魯帖木兒殺之。禍福出反。勢若循環。而天下獨冤脫脫者何也。燕帖木兒輔佐文宗。篡國弑兄。自娶帝后。亂賊橫行。淫死牖下。子唐其勢襲封。謀不軌。伯顏捕誅之。當矣。順后何罪。而并弑之。漢上官桀。安謀反。霍光盡誅其宗族。昭后獨不坐。

廢曹操殺伏完并及獻后史書曰弒元順后伯  
牙吾氏雖燕帖木兒女兄弟謀逆未嘗與聞昭  
臺雲林宜聽自處竟戕諸民舍罪與弒君等耳  
脫脫本馬札兒台子爲伯顏所養宿衛禁近政  
令修明憂伯父族縱禍將赤族謀於父師黜竄  
南恩以子逐父似非人情然大義滅親君子所  
子本諸春秋季友鳩牙蓋先之矣哈麻雪雪緣  
乳母恩澤邀帝愛幸西僧一進荒淫日恣孔寧  
儀行父之徒也內忌脫脫譖貶雲南復矯詔鴆  
死大臣旣隕寇亂益張亡國之罪斬戮無辭禿  
魯帖木兒同以房術結歡後漸携貳發其異志  
兄弟杖死以小人誅小人以親戚圖親戚舉世  
共快所恨者禿魯獨存耳唐其勢于順帝元統  
元年封太平王逾年而卽誅伯顏于至元元年  
弒后六年而道死亂臣執柄命必不長脫脫旋  
罷旋起任用稍久出入將相中外稱賢功著東  
南身藏大理諸葛武穆感慨同歸然汝中栢讒  
夫之尤傾信不疑始憾太平而私讐致譏晚隙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哈麻而家門及禍比之匪人傷何甚也唐李德裕相武宗制三鎮史稱其文章嚴馬政事蕭曹乃痛言朋黨而德怨未忘遂至力戰錐刀淪身瘴海惜脫脫善讀史而未之知鑒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小明王之立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羣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從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

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  
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都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  
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  
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  
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  
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  
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宋臯攻羅山上蔡直陽確  
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  
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

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甚右  
丞相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  
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帥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  
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也先帖木兒  
等討擒韓咬  
兒

十二年二月定遠郭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  
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  
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州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  
爲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洶洶不安訛言日甚三月  
也先帖木兒軍潰於沙河時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

郭子興孫德  
崖等舉兵

也先帖木兒  
軍潰遣番子  
代之

脫脫大破芝  
麻李等被召  
還朝

福通立韓林  
兒為帝

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九月，右丞相脫脫自出軍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遁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尋召脫脫還朝。

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太清宮材建宮闕。

荅失八都魯  
大破福通

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十一月，荅失八都魯進擊劉福通，戰于長葛，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荅失八都魯大破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安豐。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俄為察罕帖木兒所敗，乃退。六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

福通等兵勢大振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三  
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  
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十二月太尉荅失八都魯卒  
于軍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  
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  
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  
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  
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荅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  
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魯聞之憂憤死  
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入

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 秋

七月懷慶路守將周全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  
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子城周全來戰  
伯帖木兒為其所殺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  
全收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  
殺之

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復以其主  
韓林兒走據安豐

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據

其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

張○溥○曰○漢○之○後○非○漢○而○稱○漢○以○殘○晉○者○曰○劉○淵○  
唐○之○後○非○唐○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宋○之○  
後○非○宋○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淵○本○匈○奴○  
左○賢○王○豹○子○初○爲○侍○子○在○洛○王○渾○李○熹○等○皆○折○  
節○稱○達○之○乘○晉○八○王○之○爭○歸○集○五○部○卽○漢○王○位○  
陷○河○東○平○陽○蒲○坂○爲○首○亂○存○勗○年○十○一○卽○從○克○  
用○破○王○行○瑜○後○承○三○矢○之○命○竟○服○真○定○并○山○東○

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此○皆○英○  
畧○天○授○壯○氣○蚤○厲○或○爲○真○王○或○爲○大○盜○俱○非○偶○  
然○林○兒○則○韓○山○童○子○也○山○童○詭○託○彌○勒○妄○號○宋○  
裔○刑○白○馬○告○天○地○縣○官○捕○治○立○時○就○擒○小○寇○無○  
能○直○燕○雀○耳○林○兒○逋○逃○之○餘○母○子○窮○窘○劉○福○通○  
等○強○擁○爲○帝○戰○敗○輒○走○遂○死○滁○陽○楚○懷○王○孫○心○  
牧○羊○民○間○項○梁○立○之○尊○稱○義○帝○項○籍○殺○之○江○中○  
劉○玄○吏○繫○逃○匿○王○匡○等○推○爲○天○子○建○元○更○始○敗○  
于○赤○眉○謝○祿○殺○之○兩○人○家○族○帝○王○羣○雄○推○附○器○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小○在○重○亡○不○旋○踵○林○兒○父○子○樂○城○草○竊○假○名○瀛○  
國○以○盆○子○之○儒○兼○王○郎○之○詐○奔○北○殺○身○宜○其○速○  
也○然○紅○巾○賊○起○潁○川○最○勁○當○其○兵○分○為○三○也○劉○  
福○通○取○河○南○毛○貴○取○山○東○關○先○生○破○遼○陽○焚○上○  
都○中○原○以○北○幾○三○分○有○二○風○馳○電○激○豈○徒○藉○宋○  
虛○聲○哉○天○厭○胡○運○石○人○生○謠○韓○劉○揭○竿○勢○猶○陳○  
涉○勝○國○空○名○河○淮○響○震○不○必○其○人○龍○種○也○追○真○  
人○既○出○因○其○年○號○資○其○土○疆○大○舉○北○伐○傳○檄○遂○  
定○詩○曰○伯○也○執○爰○為○王○前○驅○其○小○明○龍○鳳○之○謂○  
平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高安陳邦瞻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  
達魯花赤先是汝潁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  
兵致討卒無成功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奮起義  
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設奇

察罕帖木兒  
起義兵與李  
思齊襲破羅  
山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汝穎賊勢滋盛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等州察罕帖木兒引其兵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

察罕帖木兒  
走河北

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大振

十六年汝穎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穀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穀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

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蹙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

王思誠求援  
于察罕帖木  
兒關中遂定

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王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掠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卽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

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  
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  
中遂定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  
道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  
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  
自將銳卒赴召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  
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  
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

陽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  
遂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  
塞井徑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  
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臺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  
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  
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  
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已責是年劉福通陷汴  
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遼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

察罕帖木兒  
定河南

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汧池將謀取汧會賊將周全以賊軍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以奇兵出宜陽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汧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汧東戰船浮于梁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汧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挑戰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眾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劉福通挾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去捷聞進河南平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

察罕帖木兒  
父子定山車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先是，察罕帖木兒旣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徑，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洛汭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闡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濱海郡邑。乃自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

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進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

察罕帖木兒入田豐營為王士誠所殺擴廓帖木兒復仇取二賊之心以祭父

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大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

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祿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張溥曰元順帝卽位之四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韓法師等兵起其後漳州李志甫袁州周子旺湖廣蔣丙汀州羅天麟等與燕南山東羣盜所在縱橫至遼陽之吾者野人雲南夷之死可伐靖州瑤之吳天保紛籍告亂集慶花

山賊僅三十六人破官軍萬數凡彼盜名字掠城邑者蓋無歲不動也温台汝潁大盜寢昌天下騷動大將數沒李黼死於徐壽輝秦不華死於方國珍星吉死於趙普勝李齊死於張士誠楮不華身經百戰盡命淮安余闕每戰必勝喪元安慶毛貴破濟南路而董搏霄被刺陳友諒寇信州而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此數臣者或孤城窮守烈比睢陽或義士從游客同東海母教子忠臣心貫日多賢殄瘁國何可長然水德閏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位大運告終。尤莫甚于脫脫之貶察罕之死也。脫脫有道大臣。東南之亂。躬冒矢石。破李二。敗士誠。賊勢大感。功在旦暮。哈麻修怨。嗾袁賽因。劾之。削官安置。龔伯遂勸其一意進討。勿開詔書。脫脫不可。束身歸命。亂遂不救。察罕志存當世。奮義鄉邑。一戰而破羅山。二戰而定河北。三戰而復陝州。四戰而復汴梁。五戰而平山東。出奇制勝。大師必克。田豐詐降。行營難發。神龍困蟻。禍生不戒。天真不欲祐元乎。何奪之暴也。李牧死而趙亡。其死以讒。費禕死而蜀敗。其死以疎。脫脫之罹譖。人其李牧乎。察罕之中賊傷。其費禕乎。大功垂成而臨敵。已易錫命。方隆而刺客間作。國家急難。嘗患無人。有人矣。嘗患不得。其用既用矣。嘗患不得其死。班彪論王命有旨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  
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詔  
江浙叅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  
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

方國珍起兵  
執朶兒只班  
迫上降狀歸  
賜請討之不  
聽

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朶  
兒○只○班○之○罪○樞○密○叅○議○歸○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  
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  
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  
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  
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  
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十一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閘洋

孛羅帖木兒  
爲國珍所執

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  
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  
遣○達○識○帖○木○適○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  
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泰○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  
達○識○帖○木○適○白○我○受○詔○招○降○公○等○欲○擅○命○耶○乃○止○仍○  
檄○泰○不○花○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十月蘄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

徐壽輝起兵  
魏中立于大本死之

並死之

壽輝陷城丑  
驢俞述祖死  
之

李黼大敗賊  
兵無援城陷  
遂戰死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行省丞相  
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  
府丑驢戰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  
不屈壽輝怒支解之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  
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  
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  
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  
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

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  
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  
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  
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  
門出走黼引兵登埤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  
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  
敵乃揮劔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  
冕子秉昭俱死州人聞之哭聲震地具棺葬之時冕  
居穎亦死于賊事聞贈黼隴西公謚文忠三月台

李冕李秉昭  
死義

秦不華與國  
珍戰于澄江  
死之

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花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時  
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太江國珍懷疑  
復劫其黨入海秦不花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  
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秦不華具舟張  
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  
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  
前搏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秦不華噴  
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搦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  
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魏國公謚忠介 七月徐壽

董搏霄復杭  
州又平徽州

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  
城中猝無備叅政樊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  
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  
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  
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賊  
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  
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  
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旣陷而及  
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叅政，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扼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搏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礮。約曰：見旗動即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

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露。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徽州復平。九月，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寇兵日盛，闕抵官十日，而賊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戰守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埤，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

余闕不用苗軍

星吉擒周驢復池州無援戰死

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引還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十二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

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目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眾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搆思吉之子十三年五月白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

張士誠士德  
士信起兵李  
齊死之

士信起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  
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  
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傅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  
湖，會數賊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  
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  
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  
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辭說百端，而士誠本無  
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  
誠怒，使拽倒，椎碎其膝而髡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

以方國珍兄  
弟爲各路治  
中不受

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科名云。十月以方國珍兄  
弟爲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  
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旣而二人報  
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  
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  
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  
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討之。十  
二月江浙行省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  
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

卜顏帖木兒  
等討敗壽輝



劉濬罵賊死  
子健復仇擒  
王善

達識帖睦  
通為士誠所敗

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

十四年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通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報恩奴為倪  
文倪所殺

朶兒只班戰  
死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五月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戰死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未幾復陷嘗德豐州諸路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嘗州諸路初或傳士誠有降意朝廷遣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

士誠據平江路殺烏馬兒孫撫

士誠破杭州左答納失里戰死

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事泄被害。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遁。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先是，達識帖睦迺兵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兵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

達識帖睦迺為楊完者所制

楮不華父子死義

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迺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迺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完者益恣，凡事皆決于完者。達識帖睦迺僅署成案而已。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楮不華死之。楮不華居羣盜間，守淮安者五年，大小數百戰，糧盡，食草水，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廂弓之筋俱盡。撤屋為薪，人皆露處。城陷，不華猶據西關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斃。子伴哥亦死。

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完者敗之。士誠乃以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十六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之六十六

楊完者爲士誠請封爵達識帖睦爾授以太尉

陳友諒殺文俊併其軍

書約降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爲三公完者亦力爲之請達識帖睦爾幸其降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太尉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

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旣登城闕揀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

友諒破安慶  
余闕韓建全  
家死

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  
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  
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  
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斌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  
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登許元琰奏差  
元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反經歷楊恒  
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  
封幽國公謚忠宣 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火你赤  
以左丞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

火你赤撓功  
而城陷

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  
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友諒盡陷江西諸

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  
花的斥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  
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  
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  
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  
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斥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

伯顏不花的  
斥援信州而  
戰死

鮮于氏教子  
死忠

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亦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而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嘗典簿樞之女十二月陳友諒徙其主徐壽

友諒徙壽輝  
都江州

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旣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盡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三月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旣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搥自後

友諒弑壽輝

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

二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事方面大權

士誠殺楊完者自稱吳王達識帖睦爾飲藥死

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官屬達識帖睦爾後飲藥死是年陳友諒之眾與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誠二十七年始滅方國珍亦降于明

張溥曰秦滅六國傳二世而陳勝吳廣起兵於蕪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不一年而項籍破秦軍沛公入關中子嬰出降而秦亡元滅金宋傳至正而方國珍起兵於台州劉福通起

兵於穎川徐壽輝起兵於羅田郭子興起兵於  
定遠張士誠起兵於泰州十餘年之間而明兵  
北定中原順帝出走而元亡二代之興皆自西  
北其亡也禍則發於東南東南爲國咽喉豈不  
諒哉說者謂元末作亂三十七人閩廣江楚淮  
之南北浙之東西稱號幾徧類卑卑不足道其  
最大僭國有五韓林兒不能自立徐壽輝爲下  
所制陳友諒篡位稱尊張士誠乍臣乍叛明玉  
珍出兵據蜀主亡建國保境後亡差近守正要

之皆非命世之雄也然友諒以沔陽漁人子不  
樂縣吏從徐壽輝倪文俊用兵尋爲元帥及文  
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卽乘釁襲殺之  
遂併其軍破安慶而殺余闕攻信州而殺伯顏  
不花的斤戰勝無前海內莫敵亦一時草竊之  
推也士誠白駒塲民初據高郵卽殺李齊後入  
平江破杭州戰勝出奇楊完者至僞降要爵旋  
背之而稱吳王反覆跋扈寧僅狗偷哉迺至王  
師一臨勅敵瓦解友諒弑君之賊走死不暇士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誠墨守之寇反接入軍漢吳尅而大業定廢興  
之際其誰爲之或曰友諒逆賊梟果好殺起事  
既暴殞躬亦速士誠好施能寬其民屠城坑衆  
噉肉膾肝不忍爲也人樂盡力可以緩死同盜  
彼善報施亦然豈盡無天乎然干戈橫行始於  
至正之十三年劉福通徐壽輝固亡胡之首功  
也福通殺於呂珍壽輝殺於友諒徒黨相攻元  
人所快然福通死而宋將猶橫壽輝死而漢夏  
益強盜賊日久則豪傑漸生後起之雄必勅於  
始事死者不足賀而生者深可弔也福通之起  
猶陳涉壽輝之弒猶義帝友諒之剽猶項羽士  
誠之守猶田橫其他則武臣韓廣者流又何足  
當赤帝子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諸帥之爭

李羅

李思齊

擴廓 張良弼

哇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李

羅帖木兒者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劉福通等

屢立戰功。父沒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眾

擊福通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彭城邀

李羅帖木兒  
屢立戰功移  
鎮大同

截沙劉等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督屯田。以孛羅帖木兒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九月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裨

孛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有隙詔分守關南北

孛羅察罕交戰詔諭還鎮

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瑣住等來爭。交戰于東勝州等處。朝廷為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孛羅帖木兒復進屯真定。時察罕帖木兒被害。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孛羅帖木兒結張良弼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

孛羅侵擴廓帖木兒分地

二十二年六月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西行省右丞荅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

孛羅遣竹貞襲據陝西擴廓遣猶高等攻降之

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遂降

二十三年十二月御史大夫老的沙罷安置東勝州老的沙逃匿孛羅軍中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太子而使宦者朴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荅遂罷去搠思監為丞相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中外憂憤宣政院事

朴不花搠思監用事也先帖木兒等劾之皆左遷

脫歡與之同惡為國大蠹於是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言于帝令二人姑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爭之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

擄思監等誣  
孛羅不軌詔  
削官解兵孛  
羅不受

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朴不花爲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皇太子屢索之不遣

二十四年三月詔削孛羅帖木兒官爵時皇太子方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而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擄思監朴不花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等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拒命不受夏四月詔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擄思監所爲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禿堅兵

詔擴廓討孛  
羅孛羅乃遣  
禿堅舉兵向  
關太子出走

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擄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擄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總兵事禿堅率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資之加孛羅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爲中書平章政事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令還宮皇太子恚怒不已

太子命擴廓  
討孛羅孛羅  
自率兵向關  
太子復走

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  
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貂高竹貞領兵四  
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  
孛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  
向關六月白瑣住以兵至京師秋七月孛羅前  
鋒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鬪  
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遂扈從太  
子由雄霸河間取道走冀寧孛羅進軍駐健德門外  
與禿堅老的沙入見帝孛羅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

止之帝以孛羅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  
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  
夫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孛  
羅帖木兒孛羅聞之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  
管府頃之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逼  
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  
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謀  
之干衆皆以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

孛羅幽皇后  
奇氏

也速討孛羅  
斬其將姚伯  
顏

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共討孛羅軍聲大振孛  
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  
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  
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  
孛羅至百日始還宮 秋七月孛羅帖木兒伏誅孛  
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  
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  
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  
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

和尚徐士本  
結伯達兒等  
殺孛羅

刺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上告征上都之捷孛  
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眾中奮出斫之中  
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盡殺其部  
黨秃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八兒思之地朝廷遣使函  
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京師 九月擴廓帖木兒  
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為中書左丞相知樞密  
院事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故事自立擴廓  
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  
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

太子欲奔太  
原自立擴廓  
等不從

老的沙秃堅  
伏誅

封擴廓為河  
南王代太子  
親征

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眾。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奴獲老的沙，誅之。秃堅帖木兒尋亦被誅。閏月，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於朝廷。

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

德調度各處軍馬。

張良弼脫列  
伯推李思齊  
為盟主同拒  
擴廓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為一軍，不相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反退居彰德。惟思用兵陝西，由是朝廷始疑其有

擴廓戕殺使  
臣詔皇太子  
總制天下軍  
馬

異志。秋七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略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汙洛，克平清濟。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詢諸衆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帥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

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取川蜀。少保禿魯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共取襄樊。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共濟時艱。時朝廷屢促擴廓帖木兒出師江淮，擴廓僅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貂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搆兵不已。詔下和講之。擴廓戕殺使臣跋扈之迹漸張，朝廷疑之，故有是詔。冬十月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捍拒不肯受。於是貂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

詔罷擴廓兵  
柄擴廓不受  
貂高關保等  
列其罪狀太  
子率大兵討  
之



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荅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貌高等能倡太義，賜號忠義功臣。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

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貌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旣聞詔，卽退軍還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逸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卽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擴廓帖木兒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貌

擴廓擒高  
關保帝罷撫  
軍院而復其  
位後奔甘肅

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會當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高復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謀知高高分兵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敗其衆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誅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朝廷復下詔滌

其前非當是時聞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以兵南下也速兵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其後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軍西奔于甘肅後不知所終

張溥曰擴廓帖木兒李察罕子李羅帖木兒荅

失八都魯子也。荅失胄出勲舊。謀略善戰。討賊  
荆襄。恢復故壤。進擊僞宋。數奏捷功。謀書間行。  
一夕憂死。察罕起義沈丘。削平羣盜。中原底定。  
增邑封王。忽白氣呈象。身喪賊營。二臣皆忠貞。  
智勇勲懋。王室大志未酬。箕裘善繼。李羅揚旌。  
破賊擴廓。啣哀復仇。爲臣爲子。義皆無愧。方謂  
同心。斷金夾輔。再造天子。開景風之賞。九泉雪  
戴天之辱。卽有小忿。捐焉可也。奈何李羅尾大。  
欲據晉冀。察罕調兵拒戰。怨隙遂深。擴廓旣代。

父將李羅復來爭地。陝西一戰。連師不解。重以  
朴不花脫歡用事。老的沙禿堅出逃。太子內懷  
積忿。下詔專征。李羅遂舉兵犯闕。囚后劫君。逆  
不可制。後幸伏誅。京國稍安。而擴廓復橫。元亡  
出奔原。太子之心。初討李羅。惡其納逋。非爲擴  
廓也。原李羅之心。初拒朝命。專攻擴廓。非憾太  
子也。兵一發而不收。勢日激而愈重。擴廓無仇。  
而太子有仇。擴廓無禍。而太子有禍。其故何哉。  
主兵之名在太子也。主兵之名在擴廓。則李羅。

之戰止兩下相攻而朝廷猶可以解主兵之名  
在太子則李羅之戰直以下犯上而人主竟與  
爲敵太子方問禿堅老的沙而李羅已殺擄思  
監朴不花奇后被幽儲君出走大逆無將罪必  
不宥和尚定謀兇人就戮擴廓之怨雖除而國  
家之傷已甚矣李羅旣誅擴廓益專李思齊等  
忌其位任太高而不平則有渡河之爭太子望  
其助已內禪而不應則有奪軍之命始助擴廓  
以討李羅者太子也終驅擴廓爲李羅者亦太

子也燕京失守逆臣亦遁至正促祚內叛居多  
豈必盡由外旅哉李羅察罕初爭石嶺詔遣也  
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解之受命不進張禎  
劾其懷安釀仇不報旣而擴廓輔太子討李羅  
傳旨訪禎時事禎答書勉以廉藺之義擴廓深  
然之而竟不能改上下分崩水火擊射佐鬪者  
進解紛者退惟有載胥及溺而已

示史跡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數○輒○餘○皆○異○計○有○障○音○又○礙○而○已

○然○之○而○竟○不○指○對○上○下○於○前○水○火○舉○根○式○圖○皆

○尊○音○指○前○却○事○前○答○善○與○以○乘○蘭○之○義○謝○溥○采

○故○其○對○安○難○於○不○辨○到○而○謝○溥○轉○太○子○情○字○錄

○夫○下○不○期○到○木○泉○效○效○善○難○之○受○命○不○數○與○前

○豈○不○快○效○結○幸○羅○察○罕○既○年○可○終○臨○豈○也

○夫○守○豈○引○亦○豈○至○五○引○前○內○效○豈○也

